

馬識途

文集

第十一卷

百歲拾憶

馬識途文集

卷十一



四川文艺出版社

第十一卷

百岁拾忆

馬織途

文集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识途文集. 第十一卷, 百岁拾忆 / 马识途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411-4542-1

I. ①马… II. ①马…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3157 号

马识途文集 | 第十一卷

BAISUI SHIYI

百岁拾忆

马识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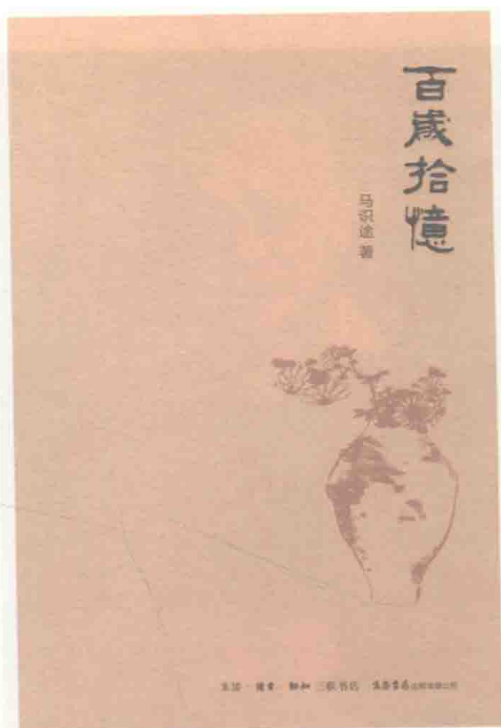
编辑统筹 宋 玥 段 敏
责任编辑 范雯晴
封面设计 叶 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9mm×21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542-1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百岁拾忆》
(2014年版)

2014年8月4日《百岁追忆》《百岁拾忆》
新书发布会

左起：王蒙、马识途



2004年马识途百岁
书法展上马氏四兄妹的
合影（华西都市报记者
陈羽啸 摄）



2007年7月1日马
识途与老伴王敬祥游园



德而殉道者如新轉瞬百有憶少年出嶠燕未磨劍
 圖仇誓報秦秦萬分苦淺才疏壯志難酬美夢一乾化劫
 烟只羸弱一腔義憤而鬢業絲年逢革命去任亂乾
 命驅馳奔走前志如旗無卷鐵錘狂嘯望山越海揚地
 翻天用折殘雷援陣正道整乾乾坤展新顏終親
 見子中萬嶼起美夢成圓

二二一三十一
 年潤春書時 九九馬識途 恒一書

马识途书法

絮言

这是一个日薄西山的百岁老人的回光返照。

这是他在漫漫其修远的长途跋涉中的跫音。

这是他为追求遥远而朦胧的彼岸而沉浮沧海的回忆。

这是他在近百年间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东鳞西爪。

这是一本他学习巴金说真话的书。他讲的可能不是真理，却是出自肺腑之言。错误的真话远比虚伪的假话要好。

这本书不求上榜畅销，能供知音消闲足矣。也许从中可以寻到某些零金碎玉。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	(001)
第二章	童年忆趣	(011)
第三章	出川游学	(026)
第四章	九死一生	(048)
第五章	春城隐蔽	(093)
第六章	锦江风云	(103)
第七章	回家	(122)
第八章	解放成都	(134)
第九章	当家做主	(144)
第十章	转业搞建筑	(161)
第十一章	运动再运动	(183)
第十二章	三面红旗	(197)
第十三章	向科学进军	(213)
第十四章	下放	(229)
第十五章	十年沧桑	(238)
第十六章	重大转折	(265)
第十七章	出国考察	(278)
第十八章	为人民行使权力	(289)
第十九章	文坛往事	(300)
	遥远的彼岸（后记）	(321)

第一章 家世

一、我名叫马识途的由来

我名叫马识途，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想读过一点儿书的人，都知道“老马识途”这个成语。这个成语来源于《韩非子》上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代齐桓公和管仲率兵伐孤竹国，回程遇风雪迷路，管仲令纵老马随之而行，因得道归。管子说：“老马之智可用也。”我就是用这个成语取的名字。但是我原来的名字叫马千木，是因为我参加“一二·九”救亡学生运动，顺理成章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时，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人生道路，我这匹老马识途了，于是我就改叫马识途了。

但是这是我在党内的名字，因为我在白区做地下党工作时，因工作的需要，随时随地改换职业，自然就公开地叫张三、李四不同的名字，用过多少名字，我早已不记得了。唯独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抗战时期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合组）时，我名叫马千禾还记得。我本名马千木，为什么改叫马千禾呢？那是因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在四处追捕我，党的南方局叫我到昆明隐蔽，投考西南联大。但是考大学要先验中学毕业文凭，我的中学毕业文凭用的原名马千木，这正是特务追捕我的线索。如果我考上西南联大，报上公布出来，特务会来

抓我。我莫奈何只好在文凭上把木字头上添了一撇，改成禾字。从此我叫马千禾。直到解放后我恢复用马识途，一直用到现在。不过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人不承认我叫马识途，并且改叫“马失途”，还编了一个顺口溜，“识途老马不识途，识途老马已失途”。那是在一场风波中，一些老同志批评我的话。他们热情帮助我，终于把我从失途状态拉回到识途状态，又叫我马识途了，并且劝勉我一辈子做识途的老马。我现在进入一百岁了，看来大有希望。

二、我属虎，不属兔

“你出生于何年何月？”有友人问。

“我出生于1915年1月。”我这样回答。

“哦，1915年，乙卯年，原来你属兔。”

我说：“不，我属虎，不属兔。属相是按农历算的。我生于甲寅年的腊月初三，寅属虎，所以我属虎。我不喜欢恭仁谦让老是受宰割的兔子，我倒喜欢威武雄壮敢打敢拼的老虎。不是迷信，我自以为有幸生于虎年，我喜欢虎虎有生气的老虎性格。所以你到我家里看看，除开墙上挂的大画家尹瘦石送我的双马图，地上摆的朋友送我的唐三彩立马外，满架子摆的都是昂然雄立的伏蹲前扑的陶虎石虎。我从这些雄马和猛虎身上吸收了无穷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曾给我从事地下斗争增添了勇气和智慧。”

三、我出生在马家大院

在号称长江三峡明珠的旅游胜地石宝寨附近有一个由长江回流冲积而成十分肥沃的平沙坝。平沙坝纵横十里，三面围山，一面临江，马家大院便是建造在这坝里一个小山脚下，据说那是龙脉的所在，是

马家大族得以兴旺发达的根源。大院前临一条蜿蜒流向长江的小溪，树木葱茏，翠竹森森，十分幽静，一派田园风光。

马家大院是一座颇有几分气派的所谓四角头大院子。远远望去，一坡石梯上去，一片白粉墙的中间是高耸的八字大朝门，中间大门上挂一块金字大匾，据说是四川布政使送的，那是省级的大官了。大门两边悬着“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大字对联。这个大门只有婚丧大事或接待贵宾才能打开，平常都是从两边耳门进出。

走进朝门，就望见上面一排七开正房，中间一间比较大的是大院的中心，号称堂屋。堂屋正面高墙上有个像小门楼的神龛，神龛上供着“天地君亲师之神位”的金字木牌。木牌上的那个“君”字已经用红字写的“国”字盖住，表示现在只有民国，没有皇帝了。

这个堂屋是大院婚丧大事、过年过节举行仪式的地方。我们最喜欢过大年在这里向祖宗和家里的老辈人叩头，因为可以得到我们期望的压岁钱。

在正房前面的石栏杆下，是一片用青石板镶的石坝，可以摆二十几张方桌，容纳二百多马氏家族的人来这里拜年吃春酒。那九大碗的筵席和马家糟房的白酒，足够大家吃饱喝足，痛快过年的。

这个石坝每逢过年都很热闹，白天舞狮子，晚上玩龙灯彩船，唱歌，舞蹈，打倒钱，放烟花爆竹。还有夏天天旱，会在石坝里玩水把龙。这些时候，大院的人和远近乡里头的人都会来看热闹，石坝两边和朝门里的大敞厅，全都挤满了乡人。那些游艺队伍有外地来的，也有本地青年自娱自组的。他们到各大院子去巡回演出，演出完后，便向坐在石栏杆后上首的大佬们讨赏钱。每领一注赏钱，便加玩一个节目。

看游艺自然是快乐的事，可也是青年男女们得到交往的机会。有的女子点燃爆竹投给玩龙灯彩船的自己心爱的青年男子。这种示爱方式，好像并不受禁忌，甚至有的偷偷牵着手溜出朝门，到野外游耍谈情说爱去了。

马家大院是何代何年何人修建的，已不可考。住在马家大院里的几十户马姓人家，有穷有富，都在忙自家的生活，没有兴趣去考校这些不能当饭吃的祖辈光荣，唯独每年在一起吃年夜饭，老辈子不忘记说起祖宗的光荣，并且提出在客房楼上杂物堆里那顶官轿、鸣锣开道用的“肃静”“回避”牌子，还有那顶有野鸡翎子的官帽，就是光荣的见证。于是大家按序跪在堂屋里向祖宗牌位叩头，一同享受一下光荣。然而对那些残留光荣信物真正有兴趣的是我们大院的孩子，那是我们的玩具。

四、我的父亲

我们马家虽然号称书香世家，可是马家院子里的几十户后代，随着几代人的分家析产，大半已成为破落户。家道中落，住在马家院子里的男子汉，大半是只认得自己的名字，方便在按红手印时不至于按错。这些长年在田地里刨食的泥脚杆，只有在大院要举行什么仪式，又如过年祭祖，他们才从箱底翻出半新的蓝布长衫穿上，去面对书香之家的祖宗牌位。少数在私塾混过一两年，粗识文字的，能在场镇上看懂官家的告示和读懂契约文字，就算满意了。在这个大院里，真正能够继承马家书香门第的恐怕只有一人，那就是我的父亲马玉之。

我的父亲出生于清光绪年间的 1886 年，小时候读过私塾，背过四书，谙习孔孟之道，后来上了新学的中学堂，除文化古典外，还读新学的“算术”“格致”（格物致知的理化学科）和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基础的“修身”课，二十出头才毕业。

辛亥革命前后，父亲跟着一批激进分子，闹过一阵革命，大家去日本留学时，他却因家道贫寒不能出国，只捞到一个区督学，穿着长衫，夹个皮包，在乡下督学。后来从北京到省县都挂上五色旗，办起了议会，父亲去竞选，当上了县议会议员，由于他工作勤勉，被推举

为议长，从此进入社会上层，成为有模有样的人物了。再后来，父亲被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四川善后督办（相当于省长）刘湘赏识，调他到重庆帮办军政训练班（有如今日的党校），刘湘任主任，父亲任副主任和训导。

父亲的积极性和能力为刘湘所赏识，于是被刘湘任命到当时土匪猖獗、豪强称霸的川西边僻小县洪雅去当县长，专治匪患。父亲在洪雅期间，权谋诡计，软硬兼施，基本上平了匪患，当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万民伞。刘湘得知后，便把父亲调到让他头疼的家乡大邑县任县长。

和洪雅同样位居川西的大邑县，是个出产大军阀的地方，那里恶霸横行，兵匪一家。父亲带着一排人的手枪队前去上任，当地最大的恶霸刘文彩本想给父亲来个下马威，但一番较量，父亲占了上风，站稳了脚跟，深得刘湘赏识。

父亲正把大邑县治理得有了头绪，洪雅县的土匪又死灰复燃，民众上书刘湘，要求重调马玉之回洪雅治匪。于是父亲又回到了洪雅当县长。这一次，他亲自带兵上山剿匪，并且诱杀了当地的匪首，使洪雅县的治安得到恢复。他还在洪雅修路开渠，发展生产。他主持修的洪雅花溪渠，至今还在使用。前两年我到洪雅，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因为这条花溪渠，让他们旱涝保收。

蒋介石进军四川后，刘湘倒台，父亲也跟着垮台，只留下一块万民碑。抗战时期，偏安重庆的国民政府粮食部长，请父亲出山为重庆集运粮食，他干了一阵川西粮食专员，觉得难有成就，便告老还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我幼年的印象中，我的父亲有着顾长的身子和方正的脸，最显眼的，是他那看上去不知有多少光圈的深度近视眼镜和上嘴唇上那两撇显示出景从当时革命党人形象的八字胡。父亲经常坐在他书房的那张躺椅上，不是读古书就是读他一直订阅的天津《大公报》，还有就是

捧起他那一直随身的白铜水烟袋，悠然自得咕咕地抽水烟。

那个水烟袋经常被我们兄弟擦得锃亮，那是我们能亲近有着严肃面孔的父亲的机会。隔三岔五地，我们会争着抢着去擦这个水烟袋，然后装上烟丝，点上纸煤儿，把烟嘴送到父亲的嘴边，他抿着嘴将纸煤儿吹燃，含着水烟袋烟嘴，吮吸烟锅里点燃的烟丝，咕噜咕噜地享受抽烟的快乐。他高兴了，便会拍拍我们的脑袋，发出稀有的微笑，这就是对我们的奖赏。

但是这微笑会迅速退去，紧接着，就会听到他严厉的声音：“今天的书念完了没有？”这时，我们便会自觉地退到楼上我们的书房里去，读他让我们读的《纲鉴易知录》，以及我们喜欢看的《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小说，还有我更喜欢的《大公报》上的《小公园》副刊。

我不知道父亲从哪里讨来的那么多古圣先哲的格言，一串一串地背给我们听，教我们如何处世为人。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八个字：“胆大心细，智圆行方”。有时，父亲还要我们剪下他指定的《大公报》上的社论，要我们读给他听。

我们特别听到父亲的教诲是：“你们要自己出去闯，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因此，他有个母亲不以为然而他却一直坚持的决定：在我们兄弟满了十六岁时，一律赶出三峡，到外面去闯荡，安身立命，绝对不准留在老家当游手好闲的“公爷”。我正是十六岁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走出三峡，到北平去上学的。

令我们悲痛不已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父亲乘木船去赶场，在石盘滩时船翻，落水而亡。

五、扶风记

我父亲这一辈人从祖上几代人析产下来，所得田产不多，度日艰难，可父亲是四兄弟中的老大，养家有责，于是他把田产分给了三个

兄弟，自己只承接了祖上传下来的一个叫“扶风记”的烧酒坊。说是烧酒坊，其实只有一块刻有“扶风记”三个字的牌子和一堆破烂的酿酒家什，还有就是一张制酒曲的秘方单子。虽如此，父亲却决心白手起家，恢复祖上传下来的烧酒坊。

父亲所经历的艰难创业过程，听他说起来，真是让人感受极深，震动很大。父亲还请到了原来在酒坊酿酒老师傅的单传弟子“牛囡”，又让曾由他资助上过学懂算账的账房先生陈孔柱负责经营。几年辛苦，命名为“马家糟房”、但仍然挂着“扶风记”招牌的酒坊开了张（糟读cao，据说四川的很多糟房都读此音，大概是怕犯“糟糕”的忌讳吧），并且烧酒质量好，小有名声。传说我们马家糟房的烧酒，只喝二两就能醉倒人。我家在几个乡场上开的小酒铺，卖的就是这传说中二两就能醉人的“烧老二”。

我们马家糟房的酒之所以香醇醉人，秘诀就在父亲藏有的那张祖传酒曲秘方。我小时候就看到过父亲有一张视为珍宝的发黄且有些破损的纸片，也见他在每年夏天，把按秘方配好的各种药材铺在屋后小石坝上晾晒。那些药材大约有一百几十种，在石坝上铺了一大片，其中还有蜈蚣、毒蛇、蝎子、蛤蚧、蚂蚁等虫豸。晒药材时，父亲是不准人近前去看的，待药材晒干以后，放在铁碾里碾细，和上酒米粉，做成酒曲子，洒进几种粮食蒸的糟子里，发酵煮酒。

父亲还有一个秘诀，就是一定要保持酒的纯度，他不准自己的酒坊和开在乡场上的酒铺卖“过河酒”。这里所谓的“过河酒”，就是指一些小糟房在赶场背酒过河时，暗地往酒桶里掺水后再卖出的酒。父亲始终认为，做生意就在一个“诚”字上，不能去赚黑心钱。

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到酒坊来买酒的人，父亲还不准家里养狗。至于他坚持在马家糟房挂“扶风记”的牌子，是不是想借古代大有声名的马援（汉朝有名的伏波将军，是陕西扶风人）的招牌，来提高自家酒坊的声誉，我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白手成家，

这大概和他一直教导我们的“胆大心细，智圆行方”有关系吧。

父亲开的烧酒坊，虽然经营有方，站稳了脚跟，但是获利并不大。考虑到靠这点钱要让我们三兄弟都“读出来”（就是读书成才的意思）是不可能的，当时，父亲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就是牺牲一个，培养两个。于是他让大哥停了学，跟着陈先生学做生意挣钱来供我和三哥出外读书。

由于卖酒的利润并不大，父亲打起了酿酒余下的酒糟的主意。他发现养猪比卖酒更赚钱，于是建起猪舍，利用酒糟做饲料来养猪。

以养猪为主业，酿酒为副业，果然赚钱。但是矛盾又来了，因为只靠酒坊的酒糟做养猪的饲料是不够的，于是父亲又添办一个粉房，用磨好的豆粉制粉丝。于是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听到那匹被蒙住双眼的老马在磨坊里磨豌豆转圈圈的蹄声，一直转到半晌午才停止。不过，父亲并不在乎粉丝卖钱，却是用粉糟、泔水和酒糟混合，变成很好的养猪饲料，可以较短时间把猪催肥。因为肥猪上市更能发市，于是他把猪圈扩大，到乡场上收购半大不小的猪仔回来，一槽一槽地养起肥猪来。卖酒卖粉丝成为副业，养肥猪反倒成为主业了。

因为猪场扩大，又出现一个问题，大量的猪粪便怎么办？父亲早想好了主意，就是用猪粪便来栽培那长江河岸沙土地长得最好的果蔗。这种当水果吃的甘蔗在万县、宜昌、沙市一带很时销，每年砍了果蔗，装上大木船，顺流而下到宜昌、沙市一带去卖，可以赚大钱。父亲他们卖了果蔗回家时，并不把钱带在身上，因为三峡一带抢船的土匪多，不安全。他们把钱交银行汇回，回家后再去取出，又可以扩大家业了。

父亲就是这么造酒，养猪，制粉，种甘蔗到省外卖，颇有点像现在说的循环经济的做法。马家大院这个没落穷困的大杂院里，终于出现一户殷实之家，让我和三哥能走出三峡，去寻求我们各自的救国和安身立命之道。